

恩旋天地

思旋

剛完結的區議會選舉，整體投票率上升，投票人數增加。更可喜的是，不論參選者、投票者和當選者，都多了許多年輕新面孔，證明香港新一代都十分關心香港。上一屆二零一一年區議會選舉共有四百二十二個民選議席，而今屆則有四百三十一個民選議席。除了選民、區議員中有新面孔加入外，二零一五年區議會選舉亦加入了不少新選區，例如啟晴邨及德明邨等。啟晴邨、德明邨在十八區的分屬中，歸入九龍城區，而九龍城區一直是香港演變的指標，現正進行的沙中線工程以及啟德發展項目亦對香港未來的發展舉足輕重。

九龍城啟德新動力

啟晴邨與德明邨，分別於前年七月及十二月陸續入伙，一直備受矚目。邨內設有大型休憩公園，環境優美，部分單位更坐擁海景，交通便利，得到「市區公屋王」之美譽。除基本設施外，教育局亦投放很多資源，不少學校已經逐步遷入，例如聖公會聖十架小學，它的前身為靜山小學和日修小學，此前坐落於最老牌屋邨之一的彩虹邨，見證嬰兒潮到區內人口老化，經歷學校由學額緊張到縮班，經過種種變遷，下年小學將遷入啟德新校舍。新校舍最大特色是着重綠色、環保，有接近三成面積是綠化設施，例如樓層中間會有花園，讓學生可以在一個充滿綠色的環境下學習。學校天台有空中花園，一大片園地讓學生栽種植物。帶領兩校由合併到遷校的陳頌康校長年輕實幹，深得家長和學生愛戴。寄望下年遷校後，在啟德新社區繼續培育出堅壯小樹苗，亦為九龍城區帶來更多新面孔、新動力！

隨想國

興國

朋友請吃大閘蟹，地點在灣仔的浙江軒。甫一抵達，便嚇了一跳，因為桌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紹興名酒，都是古越龍山的出品，光是註明年份的花雕，便有五年、十年、十五年及二十年四種，還有雕王和女兒紅兩款，更有四款瓶子樣式相同，只是上面的種類字體不一樣，分別是：加飯、元紅、善釀和香雪。這四款紹興酒，我在香港還沒見過，而且我曾看過小說寫到香雪，所以便毫不客氣地打開來品嚐。原來香雪很甜，加熱後甜味更是濃郁，讓我記起小時候長輩在煮糖水時去偷吃的片糖。

黃酒酒話

香港平時喝的時髦酒類，當然是葡萄酒。可是時序一進入深秋，那便是黃酒的天下，因為吃大閘蟹，少了紹興的美酒作配，就會大為失色。

從清朝到民國初期，紹興酒就像現今的葡萄酒一樣，是筵席上的必備。當年的名士張伯駒說過：「人在世上混，得有四樣本事：一筆好字，兩口二黃，三斤黃酒，四圈麻將。」如今香港的世道，好的毛筆字已經快沒什麼人會寫；二黃的京劇，比能唱兩句意大利歌劇的人口少得多；三斤黃酒，能喝不醉的人更少；四圈麻將倒是流行得很。四樣本事缺其三，不知是不是港人覺得日子不好混的原因之一？

當年知名的漫畫家豐子愷，曾經有人勸他留在台灣，他卻說：「寶島處處好，四季如春，人情味濃，獨缺一點，無紹興老酒。」後來台灣釀出了紹興酒，還流行加類話梅到酒裡來喝。現在的紹興老酒，隨時可以買到，但那分豐子愷口中的濃濃人情味，卻變得淡多了。

看著浙江軒飯館桌上的古越龍山二十年陳釀，我就建議先喝了，因為趁著清醒時，從年份低的往下喝，才能體會二十年陳釀的香醇。不然，奧巴馬招待習近平的國宴裡，第一道「黑松露野生蘑菇湯」配的古越龍山二十年陳釀的美味，就喝不出個所以然了。

租屋也是家

琴台聚客

胡野秋

很多人都曾經租過房，或者正在租房。通常，一個人所住的房子是租或買，只要看屋內家具的價值、在家居佈置上所花的心思，以及衛生整潔程度上，基本就可以判斷出來。當然這些判斷也並不是百分之百的準確。朋友小劉從外地到深圳打工多年，後來終於與人合夥開了公司做點小生意。

在深圳的十幾年裡，小劉一直輾轉地在各處租房住，據我所知，他租過的房子將近十處。小劉在城中村與人合租時曾邀請我去作客，後來搬到現在高檔公寓裡的兩百平米的大房子時，也請我去喝茶。

從以前的單身一人，到現在有了老婆孩子；從以前的狹窄單房，到現在的公寓大屋，小劉所租的房子空間變得大了很多，但是屋內的髒亂卻一成不變。所有的家具都是東拼西湊的廉價物，款式和顏色搭配更是絲毫不講究，亂七八糟地堆在屋內，加上各種公司的產品樣辦，家不像家，倒像是一個不分類的二手市場。女主人一臉的無所謂，雖然穿得還算整齊得體，在屋內彷彿不是女主人，而是二手市場的售貨員。

和小劉聊起家居佈置、清潔衛生等話題，小劉滿不在乎地說：「反正是租的房子，佈置那麼好，打掃那麼乾淨幹嗎？再好也是幫房東做的，那我不成了傻子嗎？既然房子不是我自己的，不管住多長時間，能將就還是將就吧。」

後來我再也沒有到小劉家去過。女性的抱怨總是時時能聽到。

在聚會上就聽得一個平日看上去挺穩重的小姑娘焦慮地向周圍的人訴苦，說因為房東要漲房租，她急急忙忙地找了一套便宜的房子就搬了過去，然而又覺得新搬的房子有各種不好，又在準備尋找新的房子搬家。我冷耳旁聽，得出的結論

是，小姑娘覺得，不管怎麼搬家，別人的房子終歸不是自己的家。

最近到過另一位文友的家，也是租的房子，卻與小劉和小姑娘二人有天壤之別。

文友的家租在已有近三十年歷史的舊小區裡。那一片的小區早期規劃得不太好，樓層低矮，樓與樓之間的距離頗近，室內的光線也不大好。

然而一進屋，便覺得眼前一亮。文友在她小小的陽台上種了花草，除了深深淺淺的紅色外，還有藍色的、黃色的、白色的、橘色的……花兒雖然不多，但入眼盡是明亮鮮艷的顏色。而花草的綠意又延伸至屋內，書櫃和茶几上都擺著雅致的蘭花，幽幽地散發著清香，配合著幾件簡單卻不失品位的家具，整個屋子讓人感覺簡潔而高雅。正應了那句「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

文友招呼我們坐下，沖茶給我們喝，氣定神閒的樣子和屋子的氣質極是相襯。談笑間，她不時和她的愛人的對視又讓屋子裡充滿了溫馨。

有人忍不住八卦地問，又不是自己的房子，交了房租，還替房東把房子收拾得這麼漂亮，難道不覺得吃虧嗎？文友淡淡一笑：「人生在世，沒有什麼是真正屬於誰的，房子也一樣，租的買的都一樣。再說，我住在自己親手拾綴出來的漂亮屋子裡，怎麼會吃虧？」

所謂的「吃虧是福」，正是說文友這種豁達的心態吧！我自己也曾住過單身宿舍，也曾租過房子，也曾租房租、產權這些凡俗的瑣事上花費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細細想來，那些浪費掉的時間和精力實在是不值得。正如那位文友所說，人生在世，沒有什麼是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

其實如今中國的房子產權也不過七十年而已，糾結在「租的」和「買的」之間並沒有多大的意義。說到底，我們的心在哪裡，愛在哪裡，家才在哪裡。不管什麼樣的房子，都不過是我們暫時棲身的所在而已。

中產階級

不知何時起，「中產階級」一詞在中國忽然「熱」了起來。

立冬夜與朋友喝茶，話題忽然轉到這個議題上。有人說，隨著中國全面小康來臨，中產階級與日俱增了。曹教授說，所謂中產階級，是指受過良好教育、從事腦力勞動或高技術工作、待遇優裕、可以經常享受休閒旅行的白領一族，它是國人豐衣足食之後，生活質量和精神追求大幅提升的必然趨勢。他指着一桌人笑道：「我看各位日子都過得蠻滋潤，都邁進中產階級之列了！」

閨蜜劉梅搖搖頭，苦笑道：「我家可不是啊！媒體說中國中產階級第一條標準就是家庭月收入4.5萬，年收入50萬元以上，我和老公兩人月薪不足6,000塊，一年還不到7萬元，離中產階級差遠啦！」

老王瞅著劉梅，端起茶盅一飲而盡，開口道：「劉梅啊，你家不愁吃不愁穿，有車有房，用的是名牌，吃的是美食，喝的有紅酒和普洱。你孩子大學剛畢業就應聘到國家電網，工資一定不低，光你家那套市中心160平方的四居室，起碼就值二百萬呢，你家不『中產』，誰家『中產』？」我知道，老王是外地人，前些年來鄭州開了家煙酒公司，這兩年經營不順，一家人還租房住呢。

劉梅衝著老王笑道：「王哥，誰不知道，您的煙酒店光流動資產有好幾百萬吧？那成箱的茅台、洋酒、五糧液和中華小熊猫可是真金白銀呀……我知道，您在信陽老家早蓋上別墅了，鄭州航空港那邊您還買了幾間商舖呢！您哪，早就中產階級嘍！」

老王結巴著嘴，一時無言以對。

曹教授道：「票子、房子、車子，這些都是中

產階級的『硬指標』，但光有這些還不夠，還要有詩意的生活，包括注重保健、經常鍛煉，有空間也有能力參與游泳、騎馬、登山、滑雪乃至哥爾夫等高規格運動，還要有生活情調，譬如聽音樂、觀畫展、讀中外名著、欣賞話劇、昆曲、芭蕾舞等文藝活動……總之，中產階級應該是物質和精神的全面提升……」

回家躺在床上，「中產階級」四字一直在我腦海打轉。

猶記得，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報告，曾提出未來若干年要大力發展中等收入階層。十幾年間中國中等收入人群真的猛增起來。一些人就將這一階層與時髦的中產階級畫了等號。確實，現在大多數中國青年都把「中產」作為奮鬥目標，但中產階級的定義和標準，卻見仁見智，難有共識。有人說它是「敢扶大爺大媽，敢拍馬雲塗鴉，敢吃新疆吐糕，敢點青島大蝦」。

當年奧巴馬競選總統時曾宣佈將推出更多的中產階級：「你有足夠大的房子，可以供養你的妻兒家眷，醫療和退休金也有保障。」按此定義在美國當「中產階級」並不難，事實上其比重已佔全國70%以上。隨著中國GDP的持續遞增，一個新興的中產階級也在神州崛起，尤以身處北上廣、三四十歲、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為主流。

近日有瑞士信貸集團報告稱，中國中產階級人數已居全球之冠，達1.09億人，已經超過美國。億萬富翁馬雲則聲稱中國中產階級已達3億，未來十幾年將超過5億。不知道這些預測用意如何、正確與否，但中產階級在中國方興未艾已是不爭的事實。

阿敏是北漂族，現任北京一家電視媒體記者，

憑借形象較好、口齒伶俐和工作熱情而頻頻出境，使她供職的欄目收視率「爆棚」，廣告覆蓋率隨之激增，其薪金待遇也與日俱增，她自己坦承「進入中產階級了」。前幾年阿敏就在京城三環內買了套三居室，接著又將那輛紅色「卡羅拉」換成了豪華橙色「奔馳GLK300」。閒暇時，阿敏喜歡偕朋友逛燕莎、賽特，優雅地選購各種奢侈品，舉辦假日「Party」和出國度假更是家常便飯。

阿敏代表了中國「白富美」一族現狀，她很滿意自己的幸福指數。但並非所有中產階級都是幸福的。

M先生夫妻雙雙十年前從一家國企下崗，全家生活陷入困境。好在他有一手過硬的電焊技術，應聘到溫州一家民企，靠教養贏得老闆信賴和重用，月薪達到6,000元，隨後妻子也來該公司上班。近年隨著企業出口倍增產銷兩旺，已成公司主管的M與妻子收入水漲船高，在溫州買了房子和車子，邁入「中產階級」行列，讀高中的獨生子也轉學來此，一家人其樂融融。豈料三年前兒子得了可怕的白血病，昂貴的醫療費很快使M先生捉襟見肘、債台高築，即使老闆慷慨解囊，對於源源不絕天文數字的醫療費仍是杯水車薪，他一家終於因病返貧。

M家的遭遇是許多人家一個縮影。事實上，大部分中等收入者還在為孩子、房貸、看病、養老這類事糾纏著，尋找一個安穩祥和的心靈港灣並非易事。即使在「世界老大」的美國，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和連年的經濟衰退，已使愈來愈多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大打折扣了。無論中國或美國，不少人已不可承受「中產」之重，生怕一不留神重返「赤貧」。

我的侄女佳佳大學畢業後數次跳槽，她喜歡獨來獨往，最後到一家保險公司當了保險經紀人，由於人脈豐富、腿勤嘴勤和親和力超好，她的業務量不斷攀升，薪水遠勝在職場打拚時，她與老公年薪有20幾萬，但距「中產階級」還相差甚遠，房貸的壓力、座駕的開銷、育兒的費用更令她日夜拚搏

不敢鬆懈。有人勸她換一種工作，她說：「雖然我還不能迅速達到物質上的『中產』，但能通過辛勤奮鬥實現精神上的『中產』，我是『累並快樂著』，自我感覺挺幸福！」

台灣歌手鄭智化在《中產階級》中唱道：「我常常喝着可樂，我吃着漢堡，只是心中空虛，飢渴無法填飽，是不是就這樣平凡到老，我的日子一直不壞不好……」這恐怕代表了不少中產階級和準中產階級的心態。

某些中產階級舉止很令人側目。筆者曾參加一個赴西歐旅遊團，同行的幾名「中國大媽」個個揮金如土，出手任性，恨不得將外國名牌一網打盡，但一個個像品位低俗的「土豪」，動輒在大庭廣眾出口粗言，令同胞汗顏，這樣的「中產階級」實在不能令人恭維！

筆者以為，中產階級不啻坐擁充裕的物質財富，還極需有格調的優雅生活。他們不一定居豪宅、穿必名牌、吃必山珍海味，但萬所必須乾淨亮堂，餐桌必有健康美食，穿著必定舒適得體。中產階級不是貴族，更非「土豪」，應該像生活富足、談吐高雅的紳士。中產不中產，心境是關鍵，億萬富翁不一定比普通藍領幸福，古人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外國人講的「詩意的生活」，才是最值得期待的。



■中產階級要擁有格調的生活。 網上圖片

方寸不亂

方芳

大戰過後

上周這段時間，街上滿是旗海，熟悉的臉孔，慣見的街坊，揮手搖旗，好不熱鬧。這是全民政治遊戲，也是不可避免的遊戲。衣食無憂的富二代，為好朋友助選，毫不錫身在街頭站台；為了拉票，全家幾代人穿同一服裝，呼朋喚友，人情牌一打盡。他們的投入，也牽動我們的心，投票日到朋友的選區打打氣，感受點點氣氛。

一家人政治理念一致，無疑有利家庭和諧，若理念不同，家庭要和睦，就只能多談親情，避談政治，無謂傷了和氣。

選舉塵埃落定，在群組中，道賀與安慰，也是一句起兩句止，吵熱了個

月，大家都想靜一靜。而且，再熱的祝賀和安慰，也不如讓人好好休息。一場大選選舉，動員大量人力、物力、金錢、人情，消耗精神、時間，還有應對抹黑、投訴犯規……。大戰過後，勝利者和失敗者的團隊都七零八傷了，需要時間休養生息。

有參選區議員的朋友，在參選前發現身體出了問題，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選舉後靜靜到醫院再做手術，可見其壓力之大，不是一般人能頂得住的。

區選「大戰」過後第一天，生活回到正常軌道，上班的上班，外遊的外遊，要到北京談生意的，被大雪阻礙航班……，正是香港這選舉，把我們的視線焦點化了，忽略了法國恐襲的戰場，仍在繼續。

琴袖乾坤

連盈慧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好助手，可遇不可求，朋友就為此吐過苦水。她多年前開設剪報公司時，其中有客戶願意以雙倍價錢希望於早上八時前傳送有關該公司訊息的剪報，但朋友的員工習慣九時才開始工作，所以最初不敢答應這差事，可是其中新來一位小伙子說他可以早兩小時上班，意思是想加多時薪兩小時，朋友不想有失客戶，也就答應了，八時傳送那份剪報收入，無疑全數支付小伙子，小伙子欣然接納，過不了一段日子，有天對方來電投訴，說剪報沒有準時傳到，朋友失驚之下翻查傳真影印，小伙子才硬著頭皮說他有時打機晏了起床，心中有鬼，十時傳真出去的剪報，自作聰明在稿子上寫上「八時傳送」，以為可以過關，卻不知道傳真紙上有時間記錄，對方馬上終止合約，朋友啞口無言，貼錢送走小伙子事小，公司提起了清譽事大，憋著這一肚子氣，至今提起都不開心。

助手可能變「阻手」

同樣是初出道小伙子的故事：年前家居裝修，全權交由老經驗的師傅策劃，他為人細心，很多我們沒關注到的小節都留意到，工夫做到一半，成績已超乎我們想像。到了工程快將完成，我們看著滿意，自然更加沒有意見，只是最後一段小工程，老師傅的小伙子助手在安裝窗台上的雲石橫條時，可能接到女朋友的電話，歡天喜地趕着出門，誰料不到三分鐘，轟然一聲巨響，還沒有點牢的橫條雲石跌落窗櫺，登時跌破了頂蓋，另外由他負責大廳窗台補漏的工夫，到了兩天，才發覺窗台的縫隙沒有完全填好，老師傅大概沒有想過，他當學徒時代從未有過的疏忽，居然今日他的小學徒卻犯上了。以上兩個例子，別以為只是個別情況，跟今日很多不同行業的老技工談起，都有請不到理想接班人才之嘆。新一代做事那麼粗心大意，是自信心過強還是看不起工作的低微，做起事來才這樣馬馬虎虎，養成這種習慣，怎指望日後成就得了大事？

他們有槍，我們有花

記者提到他的妻子時，他說：「她卓爾不群，是我一生摯愛，是我兒子的母親，但我不会恨你們。」他還說，「我當然很哀傷，我把小小的勝利讓給你們，但哀傷是短暫的，因為以後我和愛妻將永遠同在，我們自己的靈魂會在天堂重逢，而天堂的大門永遠不會向你們敞開。我們比全世界的敵人都有力量。我沒有時間浪費在你們身上。我的兒子只有十七個月大，他叫Megan，他會每天清晨都起床，用快樂和自由來羞辱你們，因為你們只有仇恨。」

兩位年輕的父親面對如此巨大的創傷和災難，他們沒有想到仇恨，沒有讓靈魂耗散，反而發誓要好好活着，教育好下一代，不要仇恨，因為仇恨只是無知者的思路。這就是人性的光輝，文明的力量。看到這裡，令人對巴黎這個花都又多一份情意。